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兼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公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夫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又通而後試兼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

贊試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二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彫篆爲貴得取之實矣然放官以所試分攷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爾頗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猶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粟孑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孑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膠漆鐵炭尺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爲姦至入稼木二佔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真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虛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院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上悅令中書檢　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爲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荅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籌假令克獲

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諫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
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鄰路
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
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凌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
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
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爲守
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
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
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
士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
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弥旬進則困大河
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
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沒爲賊境隔延慶兵
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茲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
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
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斬不與馳突擇其要
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處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
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須也又環州
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盧泉
今屬賊界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
進兵據胡盧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
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築應之兵由儀
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
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
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
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

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
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
招納之策可行於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
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
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
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
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覩釁而莫
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爲之
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
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
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
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問或更
有人至不可不荅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
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
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
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
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覇王
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
郡之入餘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
也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　辛未以大相國寺
新修　太宗御書殿爲寶奎殿摹　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
飛白題之命宰臣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
御飛白書記　秦州言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
差初知州韓琦以爲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
城而居無所捍禦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
起役至是成之　二月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通

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　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
功者從之契丹謀聚兵幽薊空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
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稟以聞且言契丹潛與吳賊相結將
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爲控守
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稟以聞而實録不書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而
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來
爲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
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
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録上下相警
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
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盡其所編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
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
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材二短也考校不過
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牓則權歸有司臨
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
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殘奏副之端門亦未聞
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
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
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
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爲　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
未詔復殿試如舊　知延州龐籍言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
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
力出兵之議臣竊惟虜衆之舉資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
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剉衂若

諸城寨有樓櫓矢石匈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全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算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軍則安用東兵東兵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爲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諜之以俟其斃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爲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變必生心危勢動招納之策始可行爲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

偶但深思極慮體有大於此緒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　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祕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疋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昌朝辯於　上前由是與昌朝迕及是瑀又言　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　上駭其言因問　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　真宗對亦然　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闉上聽不宜在經筵　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迹遂罷綴瑀而命著作佐郎崇文

院檢討趙師民爲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人椎其速叩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于都堂前諸生皆閣筆從之天聖末考中第一或曰師民乃青之大姓麻氏甥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充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爲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乞田丙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與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　已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

北朝今北使過境恐訝其官不同特與改此使額知諫院張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爲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爲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因而效整之爲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爲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何以爲政如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爲臣整尋從它官　乙未詔真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爲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寖廢矣詔始下人情訩訩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

諭父老衆始安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爲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　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　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拊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三月乙丑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三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賜其家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疋（賜物在四年二月今并書）　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　中書言三司每歲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給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　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　大宋皇帝粤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弥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

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届春陽善綏沖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詧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爲不可初虜主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横於虜中嘗自通書幣　上欲因今使荅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昏之議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朔曆實録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記聞二月丙子據弼奏議國史實録並无之　是春范

仲淹烈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
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捍之寵
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
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
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白地險
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
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躍而起奴訛大驚率其
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授虜僞補世衡招之不至命番官
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
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
罪有辭其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
屠敗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士衡在青澗爲屬
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寵籍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
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
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夏四月戊寅命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内都知
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
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
倍當時朝旨蓋爲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爲常今邊
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
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復舊何以尉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
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爲之備今乘邊事之
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
有爲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内自三司
外至發運轉運使九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
爲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

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及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乘邊事之間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制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況　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蕃稟朔受祿急謀狂僭俶擾邊陲鄉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

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編猶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徹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悲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　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若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澶濮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筆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士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　上深然之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世衡言光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授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虜境開野利旺榮兄弟矣嵩趫勇善騎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為僧世衡知其可用召置門下悉其所欲供億無算嵩酗酒棄所不為世衡遇之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盜族帳及將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遂遣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露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

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爲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讌會毋得過飲其語言應接務存大體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省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粮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是日降詔奬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隔金明承平寨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幾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水安足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門柳谷雕窠寨兒原安寨十一堡　及開飯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又更四陣法頗損益兵器云　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賊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問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果無功未幾賊復略土堆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校谷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屯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龐籍與范西濟大里河屠扎萬多務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安定之役諜報賊數萬將大至籍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輒城黑水以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也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爲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

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爲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爲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況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若以此爲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爲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冨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大羊南向且使勿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方平疏不得其時因田況論楊崇勳

等附見崇勳等五月末皆移陝西後皆召見或用方平議也　己亥以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爲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禮

知渭州王沿爲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
州龍籍爲鄜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
仲淹爲汾州觀察使　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
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耄
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三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慶曆二年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
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爲祕書
監　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弓手爲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
耕戰而諸路游冗之人皆願應募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罷
去　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張亢
領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勑
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栢子
寨邀我歸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
鬬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
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踩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疋
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于兎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

使驍將張昂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
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耎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
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悞賊賊果趣東軍而值虎
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
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
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
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
亢高陽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　帝愛
甚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
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
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爲治隄也及還
而城具甚駭愕　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
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於經入則
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
惟事事得其樽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
諸服御殊爲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
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爲欺誣仰恃仁慈緣爲
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外人不
知其詳而議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群下侵牟之蠹
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爲心彼婦人官者何
煩過於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　先帝之世及陛下
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
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廣富
之本兆民所賴爲幸實深　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
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
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

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
諳曉時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
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
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内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
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
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
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
爲生靈計夫減省所爲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
率下則於名爲正吕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
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
外吕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
秉不屑細言則成効可冀也其有徇已之私與則喜奪則怒
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吕輩敢不竭精盡慮上

副天心　壬子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
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
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
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
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
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
強病卒冨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　甲寅詔三館吕僚
上封事及聽請對（余靖論文彦博知秦州狀以爲五月七日敕按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録）　集
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吕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吕學識
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爲三弊
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吕聞自古王者之治天
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

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
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汨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
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
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
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
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
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
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
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
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
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紜至於
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
臣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
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
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
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陝兵民不多然尚
能南取荆楚收僞唐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窺幽薊當時所
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
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
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
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
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
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
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

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權不得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所爲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用可矣臣嘗聞　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盖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

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　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撿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誤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且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貴閒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帥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万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計取

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寡為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于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爾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庸鍾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生事（澶卒幾生事蓋郭承祐在澶時）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壅其

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奔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經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兵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

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交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勇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妄詔四路之師恊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揔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主班之職但掌文簿差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主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

謂以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即黜而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詐求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詐求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矣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敗者千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

願陛下明賞罰貴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逢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意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爲按察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位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靡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叙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辭謝及放正衙並繫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免乞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者位爲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　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　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飭行宮增置倉敖營舍並給官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吕夷簡謂虜勇畏壯侮怯遂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

此囊尾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
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邊
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
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
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
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
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扼之地儻
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
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　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城戚里之
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
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
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
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
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
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
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
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
昔隋煬帝盤游淮甸違閉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
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為唐有德宗欲幸奉部李
晟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
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
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
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
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

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脩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北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昔

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　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後疏與前疏多同當考）戎情翻覆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無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也臣切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　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當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先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矜誇騰

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觀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過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姦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師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翰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鑾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役方請修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誤以仲淹爲先請撿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夷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陽爲子囊城郢之計亦誤也蓋緣仲淹請修京

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郢又誤以棗瓦爲子棗今亦改正識者賢之別志本語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　已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突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龍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禄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擠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

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從之德用至定州曰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閭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

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
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
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
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
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諠
譁耳專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
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
乃爾讙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
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拍揮使罵曰衙官汝何
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拍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
佐皆服其能處事 此據司馬光記聞

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
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
也亢去高陽每遣諜者輒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間處便坐有
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
也不肯去亢為屏人乃曰閤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閤使
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
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為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
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
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
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
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蒼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弟子行首事撰

龍川別志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為
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
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間金蹙金
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捺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

金撚金爲服飾自宮廷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六月甲戌出内藏庫銀一百萬兩紬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昌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官令致仕年雖七十而未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　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爲給事中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錢塘湖漑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三司減省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寮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孀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粮一百石迺賜之詔中書樞密院荆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爲修建北京使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撿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禦使入内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句修建北京事　乙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鎬大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幼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悉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失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旨

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
己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
旨當以次減舊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
百損百二十皆著爲式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
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
養病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況請罷耆將相之任使以散官
就第不許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三

慶曆二年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爲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憑陵中夏之志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今倚以爲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乏可使之人臣請於外擇人陛下又以爲疆事未寧邊臣無功當遽召而用之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爲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

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幸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而必行之不報　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爲工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　上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罷去遜尚留京師堅辭除諫官夷簡尋以他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云　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　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　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爲使如故　廣東轉運司言占城國護送軍賊鄂鄰并所虜軍士百姓至廣州且言鄰前後所殺羅文等六十二人皆啗之詔梟鄰等七人于廣州被害之家各給復二年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没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　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　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　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　南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
関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
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
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
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
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
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
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欵抑人主當之欵
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
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自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以下至此）

並據神宗實錄朱本用蘇軾所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語錄亦無神道碑必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按奉使別錄弼前奉使未見恐神道碑朱史所載弼語在別錄當考求之　弼曰

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里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貫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蕃尚主　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令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　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　太宗既平

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
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
太宗怒其返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
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　南朝皇帝嘗言朕爲人子
孫豈敢妄以　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　章聖尚
不與昭聖閑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
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
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
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媿天地
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
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
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
朝皇帝遣吾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
失　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已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
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
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
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爾弼曰
結昏易以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
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
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昏亦在四五年
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
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昏之
意緩且諭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頓留畢議虜主曰竣鄉
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

是呂夷簡傳　帝旨令弼草荅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二
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
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漕淀
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
人弼因請録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
強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
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
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
上欲知虜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此據蔡挺傳增入
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
比朝初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閽門
求對閽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
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
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
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敢邪
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名弼宿學士院明日
乃行　八月丁卯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
中丞錢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
廬州明逸易子也　戊寅御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新之
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新之
上令劄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
宮館驛廨舍亦量加葺治　九月辛丑朔太常博士孫甫爲
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甫陽翟人衍守京兆辟知
府司録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
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
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

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　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爲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擘劃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言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峻行裁節精加鳩聚若會所得冀充諸費是猶益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爲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材嗇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沿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北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張方平奏附見初不與此相關也）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氊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帛金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迺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　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　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　南朝皇帝守　祖宗之土宇

繼　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盖惜生靈也豈懼北
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絶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
則　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
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虜主曰必
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廼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
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
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　南朝既以厚幣與我
納字何惜況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
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
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
遣使與　南朝皇帝議之若　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
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　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妄有爭執
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孝爲國之事豈

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
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頸可斷此議決不敢
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邪律仁先劉
六符賫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盖明著令夏
國納款事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
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叙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
即以弼爲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
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許然朝廷竟從晏
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
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
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
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　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　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

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
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
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
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播
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全葺一切如常即不得
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
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　宗廟社
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
殛之昭聖皇帝復荅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
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
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
禮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
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
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
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
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
之限　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
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
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
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
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
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
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
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敢大信
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
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

爲無窮之害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
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閏九月辛未朔詔北京
以備巡幸其供擬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　庚辰復
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爲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
弼又固辭先是吕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及
堂吏以僞署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
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
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
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
曰孝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
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
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
二世閔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
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
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
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
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
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
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内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
無期卒有乘敝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
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虞慮事變而塞亂源也陛下延訪
邊事容納直言昔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
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
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溢賜予不節此三者戒之在陛
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

謂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
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
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
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一人沮之則已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
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
也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
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
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
公議而進之何必龔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
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
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
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
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
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皂皆　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
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賈之數
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
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
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
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
人情不可不謹此賜予不節之敝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
共知近臣從諫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
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頃先正於內
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
狄之患庶乎息矣惟深警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
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知諫

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沿邊急奏
継來車駕声言親征有司各爲備擬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
事宜如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勅使從而告諭向
若戎羯遂至衝突鑾輿或果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
召發莫赴則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爲國理乱之形四夷
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不行朝廷政令不舉乱危之
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寛威不克愛朝廷
命令邊臣易於違戾邊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恣慢之
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
帶職者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
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邊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
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惣戎厚其禄使
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爲薄誥命已頒章奏沓至妄生意見

過爲猜嫌就或強拜乃懷大嫌甚焉者至欲繫獄情罪當之
者猶以班叙爲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愚褊
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
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寀震懾奔走則天
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群下之私如是
之惴惴爲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
激大義外平夷狄内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聞國有急觀
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暴夫顧望倣
效則履霜堅氷漸不可長也此所以竊懷憤惋實爲宗廟深
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
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
綱思患預防古之善戒惟陛下亮察方平所言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事宜不見於
實録要不可不書但不知何時今附閏九月癸未罷北京供
頓前更竢考詳其劾四帥恣慢疑方平實呂夷簡黨人私作

好惡頓仁宗弗聽也不然豈不壞國事乎故具載之

司供頓調度悉罷朔曆 先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為方事邊又欲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 上遣侍御史魚周詢按視罷繼明歸闕命琳獨主其事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已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比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從軍新壍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銳甚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竢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寨北項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人列

栅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絶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鬬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徧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鋭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譁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齎號召郝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

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爲先鋒劉賀許思純爲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爲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劒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騋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撿揚遵籠竿城巡撿姚奭都巡撿司監押董謙同巡撿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疋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

中步兵不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
質郝從政胡恩領軍三千保蓮花堡（韓質郝從政胡恩未詳官職十二月己丑當考）
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
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暑掠居民而去　自劉平敗
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
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
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戊戌詔河北
都轉運司沿邊安撫司令趙卒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
徭悉罷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三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三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四

慶曆二年冬十月癸卯渭州言葛懷敏戰沒　丙午以右正
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　上曰增金
幣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
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遂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
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
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　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
遷官輒力辭云（此據弼敘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劉子但不
知讒謗者果何人也據魏泰雜録則王拱辰
蓋嘗毀弼於上前然不見它書未敢決信當考）　己酉鄜延
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
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
景泰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

也後三日信及青各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信青兼本路經畧安撫副使實錄在辛亥百官表在壬子今附此）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没賊踰平涼至瀋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洵逗留不進泰斬以徇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觀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及乃依山而陣未成列賊騎來犯短兵接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徘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餘級　先是　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刺知天都左右廂黠兵然未知寇出何路　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呼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壁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全受禮賓榮刺乃十一月一日）

秋青時亦被召會賊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琦詳度以黠到弓手選其少壯剌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黠面以名正軍年祀浸久耳目習熟首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剌面給糧則甘死戰鬬　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黠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踈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累陳揀剌土兵自

是　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前奏令勿給琦復奏揀刺土兵人皆知爲當今之利顧無敢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户之怨指驅建言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吾一言故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我立事不亦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　庚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是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十一　此據本志因保捷附見　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簡強壯兵抄民丁涅手背爲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俸廩犯罪斷比廂軍下番比強壯　此據本志因保捷數遂附見　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葛懷敏敗賊大掠至瀋原開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　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　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累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旨者謂他路

辯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禄而已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以恩亂皆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遷官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 衛州防禦使知澶州郭承祐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嘗有中使過澶州遽延入問管軍缺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承祐起挽強自銜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 癸丑贈涇原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愍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妻壽寧郡王氏爲河内郡夫人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西京左藏庫副使恩州刺史曹英爲華州觀察使涇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爲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爲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王保爲左衛將軍賀州刺史涇原都監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文爲左龍武軍將軍涪州刺史都監内殿崇班劉賀爲右龍武軍將軍嘉州刺史鎮戎軍都監内殿承制李岳爲右衛將軍端州刺史天聖寨主内殿崇班張貴爲右龍武軍將軍蜀州刺史西路都巡檢内殿崇班趙璘爲右龍武輝軍漢州刺史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爲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兄亭寨都監左侍禁閤門祗候許思純爲左屯衛將軍潮州刺史籠干城弓箭手巡檢右侍禁姚龑爲右屯衛將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閤門祗候李良臣爲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涇原都監巡檢司步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爲右千牛衛將軍涇原同巡檢三班奉職唐斌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爲太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李良臣四年九月復見慶

曆五年三月韓琦疏言李良臣自虜來歸蓋良臣
此時實不死也據趙珣傳珣亦不死後沒于虜中　甲寅以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爲涇原路安撫使洛苑
使英州團練使内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
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　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
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實自
堯臣發之　河東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彦
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
邊招討使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偕來報徹兵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
中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
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爲寨以贏師誘寇寇至發
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犯渭州沿
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

非將才請沿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
上疏言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　太祖所命將帥率
多攀附舊邸親姻貴寵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薄
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
弟飾厨傳沽名譽不由勳効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
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禦侮平患何堅於茲然乘邊鄙無事
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
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
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
者便當爲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
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昌朝守方鎮者無數
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

勳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
陳救弊之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
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
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　太祖
皇帝着煖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
不能御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
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
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
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御以威也今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
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
當得也盖向來錫與一皆用例如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
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撿
之屬軍政必相參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
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
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効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
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榷賦稅府庫之物皆
得而用之如　太祖監方鎮過盛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
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
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彊壯
陝西弓箭手之屬盖土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
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
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爲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東
河北彊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
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爲軍
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
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刺混爲營兵今宜優復田疇

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爲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　太祖朝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繒綵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爲部署鈐轄宜於其間擇實有才勇可任將者受之又今之兵器多詭狀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患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以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緜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斯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眞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於諸國矣勢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爲強虜脇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沿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

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酋帥如河東
折氏比庶可爲吾藩離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
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甚審謹若此
太祖命李漢超鎮開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
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漙
謙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
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凡推之利悉輸軍
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爲牙爪故邊臣富於
財得以養死力爲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
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
遺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勇情賊
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
入萬死之地覘伺微窒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

自效乎願鑒　藝祖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
勇士爲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坐
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
國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
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
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邪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辯
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
元昊首尾隔絕隣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
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
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
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爲堡鄣
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

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盡諸寨 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舊例垂拱殿燕契丹使坐西皇親節度使位少後集英殿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行至是蕭偕言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絶下既許升坐偕又言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遇大燕移參知政事皆在東升契丹使坐自此始 辛巳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文彦博爲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爲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瀛州張元爲四方館使涇原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先是 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彦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旦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旦

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旦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猾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籍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旦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泾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勿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彦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 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謀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

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已降勑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乎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已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實者秦州爾賊所以盤桓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爲賊所侵漸已低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精擇材勇以爲鬬將庶幾完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爲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遙制諸路以爲聲援但益秦州之憂爾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趍隴坻則岐壠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駈雜羌志在掠奪則吾

之救兵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爲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爲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開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擢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強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不報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爲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己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爲崇儀使梧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惟和爲供備庫副使李禹珪吳從周並爲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郝從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趙瑜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當敗時不見此三人官職名姓孟淵郭綸二人不死亦不見責降韓質胡恩與郝從政俱不赴援質恩獨不責降劉湛與向進俱不赴援湛獨免責降當考

辛卯詔新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句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爲三等非急切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

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戢治之頗嚴甚至縣鄙
法外人皆惕息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
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任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
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
城越長城壕越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
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為險固舊有版橋為賊毀去斷官
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壅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
覺知者而懷敏素強愎其屬諫正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
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于
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敕邊臣自
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駈士旅以階敗機也　壬寅詔兩制舉
文武官各一員為武學教授從御史中丞賈昌朝之言也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
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
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
稱也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　上憂之手詔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
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群臣可任兩府
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
寸一日見　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讙言呂相失儀漢州人
張紘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為相久非不詳審者今
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
一千四百八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客戶三百七十六萬四千
六百二十六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元昊之
貴昌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僞號大王親信用事

邊臣多以謀間之剛浪凌即旺榮也始旺榮荅范仲淹書求和語猶嫚仲淹既去龐籍代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野利族叛黃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茶衣帛貴國內疲困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爲書賂蕃部破丑使達旺榮言旺榮方總靈夏兵儻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芽土分冊之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凌詐使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請降种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此爲間命監商稅出入有騎從甚寵又爲蠟書遣王嵩遺剛浪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棄綏書龜喻意剛浪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剛浪凌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遣教練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文貴自言用兵來牛羊悉已賣契丹一絹之直爲錢二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世衡已去青澗城籍不信其言意庸欲疑吾軍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大敗葛懷敏于定川　胡朝廷益厭兵會契丹使者來亦言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宜洗心自新　於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爲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輩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爲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舸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

之立天子者將使愽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
取快也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
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又豈前文貴頻首曰此固
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
受賜籍乃厚賮遣之元昊固欲和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
語大喜亟出嵩於穽厚禮之使與文貴偕來月餘文貴復持
剛浪凌及其弟旺令鬼名嚷卧與諍等書抵籍議和且言如
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
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為太尉籍言
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
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皆虜官中國不能知其義稱
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
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者自奉表章乃敢
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爾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虜
猝犯之敗其功故數與其往復反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
也